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官場現形記  
第五十一回 復雨翻雲自相矛盾 依草附木莫測機關

卻說張軍門的姨太太聽了番菜館細崽的說話，心上自忖，曉是刁邁彭同他們作對，將來此地萬難久居，除了吃教，亦沒有第二條可以抵制之法。於是等細崽去後，商量的幾天，仍把那個細崽喚來，叫他找了他娘舅替他做了個介紹，一齊進了教。自從他三家被偷、被搶、被罰之後，至今也有一個多月，強盜同賊無下落，就是被罰的三位，金珠首飾拿了進去，等到備了現錢去贖，倒說上頭不要，定要吃沒他們的東西。就是被胡貴騙去的利錢折子，本典之中，竟亦不肯掛失，折子補不出，利錢亦取不到。他們一幫人急殺了，只得去求教士。幸喜這位教士人極公正，先問他們有無別情，等到問實了，便說：「地方官、警察局，本是保護居民的，如今居民被盜賊所害，問他保證的何事？至於利折被騙，例可掛失，首飾作抵，理應贖回，又斷無掛住的道理！」於是把這事詳細寫了一封信給刁邁彭，請為追究。大眾見教士允為出力，方才把心放下。按下不表。

且說他三家出事的那天晚上，警察局委員先到道轅稟知：「有三位張府上姨太太出來看戲，已飭巡兵遵諭捉拿到局，請示辦理。」刁邁彭傳諭：「從重示罰，以昭儆戒！」第二天委員把首飾繳了進去，刁邁彭便叫收起。委員又稟兩家被劫被偷情形，以及家人胡貴騙去利折各話。刁邁彭尚未回答，恰好首縣又來稟報此事。刁邁彭道：「『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』，不劫他們的打劫那一個呢。雖然城廂出了盜案是老兄們的責任，但這件事據兄弟看起來，他們兩家實在是咎由自取。這兩件事，老兄們能夠破案，固然甚好；倘然不能破案，我本道決計不催你們。就是他們來上控，我亦要申飭的。」

（「慢藏誨盜，冶容誨淫」：出之《易·原辭上》，意思是收藏財物不慎，等於教人來偷；女子打扮得過於妖艷，無異於引誘人來調戲自己。即禍由自取。）

首縣同委員於本道近來的做事本也有點風聞，聽了這話，自然樂得丟在腦後了。刁邁彭還說：「利錢折子又抵不了罰款，怎麼會被底下人騙去？不要是倒貼了底下人罷？這個倒要查個實在。好好用久的，怎麼會逃走？」首縣等見本道如此說法，也無話可說，只得退下。刁邁彭便趕到張太太那裡去送信討好。又說：「這一下子，可被我把他們弄倒了。」又說：「他們有幾個人的當舖折子亦被底下人騙了逃走，如今他們想注失，要當舖照樣補給他們。這件事我兄弟卻不答應。好好的底下人，怎麼會逃走？好好的折子，怎麼會失掉？這事倒要查訪明白才好。」張太太本來是恨這班姨太太的，聽了刁邁彭的話，甚是歡喜，立刻叫帳房寫信吩咐各當舖管事：「如果有人要來補利錢折子，不准補給他。叫本人來同我說。」帳房答應，自去照辦。

這裡刁邁彭又趁空說法張太太的銀子，無非又是什麼織布局、肥皂廠、洋燭公司、自來水公司、造紙廠、紙煙公司，有的八分利，有的七分利，有些竟還利大於本，一年就有一個頂對的。張太太相信了他，當他是好人，自不免為其所惑，大捧的送到他手裡，盡他去使用。如此者又是一個多月，張太太的現錢是早已卷光，做生意搭股分還不夠，刁邁彭便說：「當舖是呆生意，不如把他抵押出去，抽出本錢來好做別的。」張太太信以為真，亦就托他經手。

此時姓張的資財已有二百多萬在刁邁彭掌握之中了。一日正在衙門裡獨自一人盤算：「如今錢弄到手了，如何想個法子，遠遠的脫離此處才好。」忽見外面傳一封信來，說是某處教會來的。刁邁彭一聽「教會」二字，不免已吃了一驚，及至拆開來一看，原來寫的絕好的華文。信上就是責備他不能保衛百姓，以致盜賊充斥，案懸不破。後來又提到：「張姓婦人罰款，前以飾物作抵，原說准其贖還。何以備款往贖，委員擋住不付？辦事殊欠公允！今該婦某某氏等已經振依敝教，本教會例應保護。所有某某氏等被盜被竊兩案，應請嚴限地方官迅速破案。至某某氏既備現款，自應准其將飾物贖去，務希飭令該委員即予發還，是所至盼」各等語。刁邁彭看過之後，賽如一盆冷水從頭澆下，一時想不出如何復他。一回又罵：「這些女人真正刁惡！意欲拿教會來壓制我！」想了半天，只好自己佯作不知，一齊推在首縣、委員身上，說已札飭他們遵照來函辦理，含含糊糊，寫了回信送去。

教士看了，還當是道台果不知情，下屬蒙蔽上司，也是有的。於是又耽擱了半個月，仍然毫無音信，教士不免又寫信來催。豈知這半個月裡頭，刁邁彭早已大票銀子運往京城，路子都已弄好。這天教士來信，恰巧這天他接到電報，有旨賞他三品卿銜，派他做了那一國出使大臣了。刁邁彭得了這個信，自然歡喜。「但是事難兩全。如今張太太一邊的銀子已經全數弄到了手了。至於那些姨太太的，明的暗的亦已不在少數。人貴見機，如今他們是有人保護的了，況且我目前就要到外洋去，正同他們打交道，倘若貪心不足，把名氣弄壞了，反倒不好。應該放的地方，少不得也要放手，這方是大丈夫的作用。」想罷，便把洋人文案委員請來斟酌了一封信：「除盜賊兩案，仍勒限印委各員嚴拿懲辦外；所有某某氏存抵首飾，准其即日備價贖回。」利錢折子亦答應補給。

教士得到這封回信，自無話說。那被罰的十二姨、十五姨、十七姨都趕著把東西贖了出去。張家當舖早經刁邁彭言明由他經手抵出去的了。然而暗底下仍是他掌管。說不得自認晦氣，另想法子敷衍。他們大眾見刁邁彭如此辦法，雖然那兩家一時破不了案，也就不像從前追得緊了。按下不表。

單說張太太那面聽說刁邁彭出使外洋，不覺心上老大吃了一驚。心上盤算：「我偌大一家私一齊托他經手，他今出門，多則六年，少則三年方能回來，所有他做出去的賣買，叫我同那一個算呢？」馬上差人一面拿帖子到道台衙門賀喜，順便請刁大人過來商量善後事宜。刁邁彭直至把教士回信打發去後，方才過來，見面就說：「大嫂不來叫，兄弟也要過來了。天底下的事竟其想不到的！」張太太還當他說的是出外洋一事，便說：「這是朝廷倚重大人。大人有這樣聖眷，將來到外洋立了功回來，怕不做尚書、侍郎，就是督、撫，也在意中。」

刁邁彭聽說，皺了皺眉頭，說道：「不是這個。」張太太見他氣然不對，忙問：「又有什麼事情？」刁邁彭又故意躊躇了一回，方說道：「這事卻也不好瞞你，如今大嫂被外國人告了。」張太太聽說他自己被外國人告了，不覺大驚失色道：「我是中國人，他們是外國人，我同他『井水不犯河水』，他為甚麼要告我呢？」刁邁彭道：「不說明白了，不但你聽了糊塗，就是我聽了也詫異。這件事原是你們這裡的人起的。」張太太忙問：「是我們這裡的什麼人？」刁邁彭道：「還有誰！那是那班搬出去的姨太太。我倒是一片好心，幫著大嫂拿他們分了去：一來省大嫂嘔氣，二來等他們自己過活，公中的錢也可省儉些。就是這一回他們被偷被搶，以及罰他們，也是兄弟幫著大嫂想竭力的拿他們壓倒了，免得將來生事。倘若兄弟早替他們出把力，催催縣裡，還會到如今不破案。不曉得他們如今聽了什麼壞種的說話，一齊入了外國籍；中國官管他們不著，他們有了事倒可以來找我們的。大嫂，你想氣人不氣人！」

張太太道：「他們入外國籍，倒入的是那一個國度？可是你刁大人放欽差的那個國度不是？如果是你刁大人去的那個國度，務必拜託你大人同他們那邊皇上說了，遞解他們回來，不要他們這些壞人做百姓。」刁邁彭道：「他們入籍的那個國度，聽說是什麼『南冰洋』、『北冰洋』，也不曉得是『黑水洋』、『紅水洋』，兄弟一時在氣頭上也記不清楚。總而言之：他們現在已經做了外國人，我們總不是他的對手了。」

張太太道：「你說的可就是他們？還是另外又有什麼外國人出來告我？」刁邁彭道：「有是另外有個外國人，亦是他們申出來的。」張太太道：「就是告我，也得有件事情，到底告我那一樁呢？」刁邁彭道：「說來話長，等我慢慢的講。其實在這件事情，我固然替大嫂出力，我待他們也不能算錯。每人分給他三萬吊錢的當舖利錢，就拿按年八厘算，每年每人就有兩千多吊錢的利錢，無論如何，亦盡夠使的了，況且他們各人又有自己的體己。還要貪心不足，串了外國人，進了外國籍，反過來告你大嫂，似乎也覺得過分。兄弟得了這個信，一直氣的沒有吃飯，人家來道喜，一齊擋駕，就趕過來通知大嫂。」

張太太著急問道：「到底他們告我些什麼話？」刁邁彭至此方說道：「告你吞沒家財，驅逐夫妻。」張太太道：「這也奇了！我們軍門留下的家財，不是我承受誰承受？至於那班東西原是分出去的，他們另住，我何曾趕他們出門？這種說話未免太煞欺

人了！況且我做大婆的，就是真果的要趕掉他們，他們也只好走。我不過背個不賢的名聲器，總說不到家當上頭。」刁邁彭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大嫂，你就是誤在這上頭了！現在的世界比不得從前了。從前做姨太太的，見了正太太賽如主母，自己就同買來的丫頭一樣。所以太太說打發就打發，人家不能說他不是。如今各色事都是外國人拿權。外國人講平等，講平權，是沒有什麼大小的。你是軍門身上下來的人，他們亦是軍門身上下來的人，同是一樣的人，就不分什麼高下。有一個錢，大家就得三一三十一平分，如此方無說話。倘若你一個人多拿了，他們少拿了，就可以說話的，就可以請出訟師來同你打官司的，總得大家扯勻才好。」

張太太道：「我是中國人，我不懂得什麼外國理信。刁大人，你亦是中國官，你為什麼不拿中國的例子駁他呢？」刁邁彭道：「我心上何嘗不是如此想，但是我這個官沒有這個權柄可以管得他們。」張太太道：「你刁大人既沒有這權柄管他們，等他來的時候，你不理他就是了。他們能夠拿你怎樣！」刁邁彭道：「我不理，他們要到南洋、兩江制台那裡去的，兩江制台不理，他們還會到外務部。這兩處只要一處管了帳，我們總沒有便宜沾的。」張太太道：「依你說怎麼樣？可是要我把家當拿出來分派給他們，還是拿我趕出去，請他們回來住？不然，怎麼樣呢？」說道，就急得哭起來了。刁邁彭道：「大嫂，你且慢著，不要發急。他們如此說，我不得不過來述給你聽。少不得我總要替你想法子。就是我自己沒有權柄管理外國人，也總要挽出人來替你們和息的。」說罷，亦就告辭回去。

（南洋：清光緒年間，設置南洋、北洋通商大臣，南洋，指南洋大臣。）

張太太還想留住他，托他想法子。刁邁彭道：「我的心上比你大嫂還要著急。就是你不托我，我亦要替你想法子的，不然，我怎樣對得住大哥呢。兄弟自從接到電報放欽差，忙的連回電都沒有打。目下實在沒有工夫，等兄弟回去打好主意，明天再來同大嫂商量罷。」說完自去。張太太等他去了，心上自己盤算，說：「刁某人每逢來在這裡，何等謙和，替我做事，何等忠心，怎的今天變了樣子？難道放了欽差，立刻架子就大起來麼？如此，也不是甚麼靠得住的朋友了。」轉念一想：「我這分家私一齊在他手裡，如今要同外國人打交道，除了他沒有第二個。況且他本來是這裡的道台，如今又放了欽差，說出去的話，外國人無論如何總得顧他一點面子。我如今是漢腳的蟹，賽如瞎子一樣，除了人一步不能行；無奈，只得耐定了性，靠在他一個人身上的了。」按下張太太自己打主意不題。

且說刁邁彭回到衙門，一面又要忙交卸，一面又要預備進京陛見。一霎時又是外國人來拜，一會又要出門謝步。一回又是那裡有信來，有電報來。一回忙著回那裡信，那裡電報。真正忙得席不暇暖，人仰馬翻。少不得每天總要抽出空來到張公館坐上五分鐘或是三分鐘。張太太見了面，頂住問他「怎麼樣」？刁邁彭無非一派恫嚇之詞。張太太又問：「如何對付他們？」刁邁彭只是一口咬定：「一個錢不能給他們的。」起先張太太聽了，又把刁大人當做忠心朋友，自己怪自己那天幾乎錯怪了他。豈知一連幾天，刁邁彭來了幾次，都是這個說法。反至問他：「照此下去，幾時可了？」刁邁彭皺著眉頭，說道：「若是不給錢，要他們了，可是不容易呢！」張太太說：「刁大人，你是快走的人了，不趁在你手裡把事早點了結，到了後任手裡，叫我去找誰呢？」刁邁彭道：「昨兒省城裡已有信來，派來署事的這位候補道，我也同他見過面的。等我見了他，竭力托他就是了。」張太太一聽，事情不妙，連忙拿話頂住刁邁彭道：「一定要在刁大人手裡了結。」刁邁彭隱約其詞，似乎嫌張太太一個錢不肯放鬆，這事總不會了。張太太卻一口咬定：「要我往外拿錢可是不能。」

刁邁彭見話說不上去，只得另外打主意。當時辭了出來，回到衙門。齊巧有個保人壽的洋人，因在南京得到刁邁彭放欽差的消息，就有刁邁彭的朋友替這洋人寫了封信，叫他到蕪湖來兜攬生意。刁邁彭看朋友的分上，少不得自要照顧他些買賣。恰巧這日正從張公館回來，想不出一個哄騙張太太的法子，等到見了洋人，忽然有觸斯通，便道：「你這越遠的跑來，總得替你多拉幾注買賣才好。」洋人自然歡喜。

刁邁彭便說：「我有一個朋友，姓張，家裡很有家私。我荐你到他家裡去。但是我這個朋友只有女眷在家。你先到那裡，不必同他們說甚麼，停刻等我到來，有我替你拉攏，自然一說成功。」洋人更為感激不盡，立刻問明方向，獨自先去。刁邁彭亦跟手坐了轎子趕來。

洋人先到那裡，雖有翻譯，因為刁大人交代過，叫他不要說什麼，他只得不響。不過門上見是洋人，問那裡來的，只回了聲「這裡來的」。門上人聽說是這裡來的，摸不著頭腦，只得請他廳上坐了再講。一面泡茶，一面進去報知女主人。張太太聽了，只當是告他的那個外國人抄家當來了，嚇得什麼似的，連連說道：「這怎麼好！這怎麼好！你們快去先把刁大人請來，等他想個法子，先把洋人弄走了才好。」

家人奉命，飛跑趕去，走到半路齊巧刁大人也來了。刁邁彭轎子裡看見，先說道：「我正要到你們太太這裡來。現在可是外國人來了？」家人道：「正是。」刁邁彭催轎夫快走，趕到張公館下轎，走進大廳，先向洋人拉手，說了聲「你這裡的事，一齊包在我兄弟身上，其實你也無須來得的。」洋人由翻譯傳話說道：「我是要來，我是要來。」刁邁彭未曾下轎，那個請他的家人早已趕快一步回到家裡稟報太太知道，說：「刁大人聽說洋人在此，已經趕了來了。」等到刁大人下轎到廳上同洋人說的話，張太太早已趕出來，在屏門背後聽的清清楚楚。一聽他倆所說的話，洋人說「我要來」，刁大人說「你的事一齊包在我身上」這兩句，再要合拍沒有，竟是為著打官司來的。張太太不聽則已，聽了之時，登時魂飛天外，面上失色。

說時遲，那裡快，刁邁彭向洋人說完了兩句話，立刻起身到後頭來。一見張太太流淚滿面，一名話也說不出。刁邁彭道：「此處不便，我們到裡頭去講。」果然張太太跟刁邁彭到得裡面。張太太一把眼淚，哭著說道：「別的話不必講。自從軍門去世之後，我這裡一家一當，都在你刁大人手裡。為今之計，弄到這個樣子，你刁大人不來救我，更指望誰來救我呢！」說罷，跪在地下，不肯起來。

刁邁彭一面讓他起，一面故意做出噁聲嘆氣的樣子，說「這是怎麼好！這是怎麼好！叫我怎麼對得起死的大哥！」一個人在客堂裡打了幾個旋身，又出來同外人喊喊喳喳了一回。不見洋人走，他又進來同張太太說道：「如今之計，只有一個法子，少不得我要被人家說我不避嫌疑罷了。」張太太一聽有法子好想，立刻問他是什麼法子。刁邁彭想要說出口，又頓住了不說，道：「到底不便，到底被人家說起來不好聽，只得另外打主意。張太太看他又有不肯之意，不免又把眉毛蹙起來。只見刁邁彭又在地下旋了兩三遍，把牙齒咬咬緊，說道：「這是沒有法子的事，為朋友只得如此！我為了朋友，就是被人家說我什麼，我究竟自己問心無愧。」旁人看他自言自語。坐立不定，都莫知其所以然，大家正在楞住的時候，忽然聽他說道：「大嫂，現在洋人不肯走，兄弟只有一個法子：等我去同洋人說，說大嫂現在剩得有限家當，其餘的因為替軍門還虧空，早已全數抵押出去了。他若問抵押給那個，你只說我經手。但是口說無憑，你快叫帳房立刻寫好幾張抵押據，隨便寫抵給張三、李四都可以，由你畫了花押，交代給我。洋人不相信，我就拿這個給他看。我替你經手，連當舖，連錢，連銀子，一共是二百六十七萬，你就照這個數目寫給我，可好不好？」

畢竟張太太是女流之輩，聽了此話，馬上就叫自己的帳房上來照寫。不料這帳房倒是有些忠心的，近來因見刁邁彭的行為很覺不對，平時已在女主人面前絮聒過多次，無奈女主人不聽他話，也叫無可如何。此時又叫他出立憑據，他便兩眼窩窩的頂住了刁邁彭，一聲不響。後來女主人又催他，帳房只是不寫。刁邁彭何等精明，早已猜著其中用意，忙道：「貴居停這一分家當一齊都在我一人身上。我如今是要出洋的人了，說不定十年、八年方得回來，正要找個人交卸了好走。像老兄辦事這樣鄭重，實在可靠得很，倒不如趁今天我們做個交代罷。」刁邁彭一面說，面上卻是笑嘻嘻的。張太太看了不懂，只是催帳房快寫，寫好了就交代刁大人。那帳房想了一回，嘆了一口氣，提起筆來，一氣寫完，有些話頭怕自己寫的不合式，只得隨時請教刁大人。刁邁彭見他肯寫，也就不刁難他了。等到寫完，又逐句講給張太太聽過，催著張太太畫過字。刁邁彭道：「你們不要疑心我要這個，不過給外國人瞧過就拿回來的。」說著，便把筆據袖了出去，又同洋人咕嚕了一回，洋人同他拉拉手，帶了翻譯自去。

刁邁彭果然來把筆據交還了張太太，叫了聲大嫂：「這個東西果然有用！把這東西給洋人看過，居然一聲不響就去了。大嫂，

你暫請收好了這個，等洋人要看時，我再來問你討。」張太太道：「這又何必給我呢？刁大人收著不是一樣？」刁大人道：「不可！不可！人家要疑心我吞沒你的家當的。」

列位看官看到此處，以為刁邁彭拿筆據交還與張太太，一定又是從前騙蓋道運札子的手段來，豈知並不如此，他用的乃是「欲擒故縱」之意。蓋道運的事情關係蔣撫台，出入甚重，所以不得不把札子掉換下來。張太太這裡，橫豎欺他是女流之輩，瓮中捉鱉，是在我手掌之中。不過想做得八面玲瓏，一時破不了案，等他擺脫身子，到了外洋，張太太從那裡去找他呢。所以他當下把筆據交代之後，仍回自己的衙門，同保壽險的洋人鬼混了一陣，只說是張太太一定不肯保。洋人無可如何，只好聽之。他卻又耽擱了兩三天，一直不到張公館。

畢竟張太太放心不下，叫人去請，推頭有公事。張太太少不得自己親來。刁邁彭見面之後，只說：「你大嫂之事，不了自了，包你那個外國人是不來的了。就是你們那班姨太太，曉得官司打不出，也一齊癩了念頭了。這兩天我倒替你很放心，很快活。你自己著急的那一門？」張太太道：「我所急的非為別事，有你刁大人在這裡一天，我自然放心，設或你刁大人動身之後，那外國人又來找起我來，卻如何是好呢？」

刁邁彭聽了此言，故意「啊喲」一聲，跌足躊躇道：「這一層我倒沒有慮到！到底你大嫂心細！然而據我看起來，不要緊，橫豎你給我的那張抵押據在你手裡，你拿出來給他看就是了。」張太太道：「這張據應該是你拿著，不應該在我手裡。」刁邁彭道：「我拿著不妥：一來你大嫂雖不疑心到我，我也要防別人說話；二來我把這筆據帶了出洋，等到洋人來了，還是沒得給他看。如今這事沒有別法想，只有你把那張假筆據拿出來，等我替你上個稟帖給上頭，預先存個案，再結結實實的找上兩個中人，就是我出洋去，有中人替我說話，有起事來，只要中人出場，洋人自然不來找你的了。」張太太的筆據是帶好了來的，馬上交出。又問中人是誰。刁邁彭屈指一算，後任明天好到，便約張太太三天回音。張太太自回公館。

這裡刁邁彭等到後任接了印，便向後任說：「從前在此地住的有一位張軍門，如今死了。他的家眷因為軍門去世之後，官虧私虧共有二百多萬，一齊托兄弟替他經手，把家產抵還清楚，現在分文不欠。恐怕再有人訛他，所以托兄弟替他稟明上頭，並在道、縣各衙存案，以免後論。兄弟適因交卸，未曾趕得及辦理此事，現在只好費老兄的心了。」說罷，便把替張太太代擬的稟帖以及抵押據，還有捏造的人家還來的借據，一齊抄粘稟帖，請後任過目。後任因為他是欽差，上頭聖眷優隆，將來不免或有倚靠他的地方，所以於他委的事，絕無推卻，趕著簽稿並送，第二天就詳了出去。諸事辦妥，方才到張太太那裡報信。上頭的批稟來不及，只好拿了道、縣的批頭給張太太看。又講給張太太聽道：「現在你生怕我走了，沒有對證。如今好了，道裡、縣裡一齊存了案，又稟了省裡三大憲，將來沒有不準的。不過批稟一時還不得回來。將來稟帖批過之後，新道台少不得要來招呼你的。而且道裡、縣裡都存了案，他倆就是活對證。他們走了，就是後任換了，有案卷存在他們衙門裡，終究賴不脫的。如今這事辦得萬妥萬當，人家只曉得是你抵押到我名下，那洋人決計不會來找你的了。就是再有話說，不要你出頭，道裡、縣裡就會替你出頭的。你說好不好？」張太太又問那張筆據。刁邁彭道：「附在卷裡，你也不拿，我也不拿，是中人替我們守著，那是再要妥當沒有。」張太太默然不語。

刁邁彭又忙著說：「現在我就要走了，倒是我經手的帳，總要交代了才好走。一切生意都是我手裡放出去的，一時又收不回來，少不得找個靠得住的人接我的手。」說著，便喊一聲：「來！你們把七大人請進來。」又回頭對張太太說：「這是我的堂房兄弟，就是上回荐給你上海管事情的。我去了，只有他可以接我的手。如今先叫他進來見見大嫂，以後有什麼事情，大嫂就好當面交代他了。」說著，七大人進來了。穿的衣服並不像什麼大人老爺，簡直油頭光棍一樣。張太太此時迫於刁邁彭面子，只得同他見禮。

刁邁彭道：「我這兄弟只能總其大綱，而且他一個人亦來不及。現在兄弟又把上次問大嫂要去的幾個差官留心察看，見他們辦事都還老練，我特地挑了又挑，挑出七八個真正尖子，幾注大生意，每一處派他們一個去管理銀錢帳目。」張太太道：「他們字都不認得，當得了嗎？」刁邁彭道：「為的是自己人，無論如何總靠得住些，就是字不認得，數目是總認得的。」因為不夠，又把本宅的帳房一齊派了出去。刁邁彭一面分派，一面又叫拿筆硯把他經手的生意以及現派某人管理某事，仍托本宅帳房拿張八行書開了一篇細帳交代了張太太。自從張太太請他經手這些銀錢，某處生意，某處生意，不過嘴裡說得好聽，始終沒見一張合同，一張股票，一個息折。大約現寫的這片帳，在他就算是交代的了。好在張太太是女流之輩，盡著由他哄騙。至於一班帳房，一班差官，因見大家都派了事情，也就不來多嘴了。交代清楚，刁邁彭便跪下磕頭辭行，照例又叮囑了幾句。張太太少不得也說幾句客套話。然後刁邁彭拱了拱手，帶著兄弟而去。

且說刁邁彭的兄弟就是上回所說的做絲廠的擋手的刁邁昆了。這人最是滑不過。但是刁邁彭有些事情自己不能去做，總是托了這兄弟去做。兄弟有利可圖，倒也伏伏帖帖聽他的使喚，做他的聯手。這遭刁邁彭賺了姓張的二百幾十萬銀子，自己實實在在二百萬上腰。下餘幾十萬，這裡五萬那裡三萬，生意卻也搭的不少。其中就算這兄弟經手的絲廠略為大些。當初原為遮人耳目起見，不得不如此。等到後來張太太把抵押的憑據稟了上頭存了案，他卻無所顧忌了。但是還怕兄弟並那張太太手下一班舊人說出他的底細，特地替兄弟捐了一個道台，一面在上海管事，一面候選。其他張府帳房、差官等等，湊攏不過十幾個，面子上每人替他預留一個位置，其實早同擋手說明，派的都是吃糧不管事的事情，沒有一個拿得權的，不過薪水總比在張府時略為丰潤。這班人有錢好賺，誰肯再來多嘴。歇上三五個月，有另外荐出去的，也有因為多支薪水歇掉的。總之：不到一年，這班人一齊走光，張太太還毫無知曉。

等到張太太拿不到利錢，著急寫信到上海來追討，刁邁昆總給他一個含糊。後來張太太急了，自己趕到上海來，東打聽，也是刁家產業，西打聽，也是刁家股分，竟沒有一個曉得是姓張的資本。於是趕到絲廠裡找刁邁昆，說是進京投供去了。問問那班舊人，都說不知道。張太太又氣又急，只得住了下來。雖然沒有趕他，卻也沒有睬他。自己又是女流之輩，身旁沒有一個得力的人。乾急了兩個月，心想只得先回蕪湖，再作道理。誰知看了日子，寫了船票，正待動身，倒說忽然生起病來。張太太自到上海，一直就住的全安棧，一病病了二十來天。在蕪湖來的時候，本來帶的錢不多，以為到了上海，無論那一注利錢收到手，總可夠用，那知東也碰釘子，西也碰釘子，一個錢沒弄到，而且還受了許多閑氣。等到想要回去，原帶來的錢早已用沒了，還虧當了一只金鐲子，才寫的船票。後來病了二十幾天，當的錢又用得一文不剩。上海無從設法，無奈只得叫同來的底下人寫信回家取了錢來，然後離得上海。

等到一到家，刁邁昆的信也來了，說是：「剛從北京回來，大嫂已經動身。兄弟不在上海，諸多簡褻。」但是通篇並無一句提到生意之事。張太太又趕了信去，問他本錢怎麼樣，利錢怎麼樣。他一封信回來，竟推得乾乾淨淨，說：「上海絲廠以及各項生意原是君家故物，自從某年某月由大嫂抵與家兄執業，彼此早已割絕清楚。如不相信，現有大嫂在蕪湖道、縣存的案，並前署蕪湖道申詳三憲公文為據，盡可就近一查，屆能欺騙」各等語。信後又說：「大嫂倘因一時缺乏，朋友原有通財之義，雖家兄奉使外洋，弟亦應得盡力，惟以抵出之款猶復任意糾纏，心存影射，弟雖愚昧，亦斷不敢奉拿」云云。

張太太接到這封信，氣得幾乎要死！手底下還有幾個舊人都慫恿他去告狀，當下化了幾十塊錢，托人做了一張狀子，又化了若干錢，才得遞到蕪湖道裡。蕪湖道檢查舊卷，張某人的遺產早已抵到刁欽差名下，有他存案為憑，據實批斥不准。張太太心不服，又到省裡上控。省裡叫蕪湖道查復。這個擋口，刁邁昆早已得信，馬上一個電報給他哥。他哥就從外洋一個電報給蕪湖道，說明存案之事。任你是誰做了蕪湖道，只有巴結活欽差，斷無巴結死軍門之理，因此張太太又接二連三碰了幾個釘子。不但外頭放的錢一個弄不回來，就是手裡的餘資也漸漸的銷歸烏有。因此一氣一急，又生了一場病，就此竟嗚呼哀哉了！一切成殮發喪，不用細述。

但說刁邁彭在外洋得了這個消息，心上雖是快活，然而還有一句說話道：「他那所房屋極好，我很中意，現在不曉得便宜了誰了！」

做書人做到此處，不得不把姓刁的權時攔起。單說姓張的家裡自從正太太去世，家裡只留了三個寡婦姨太太。此時公中雖然無錢，幸虧他三人還有些體己，拿出來變變賣賣，尚堪過活。而且住著一所絕好的大房子，上頭又沒有了管頭，因此以後的日子倒也甚為安穩。

有日家裡正為張軍門過世整整三足年，特地請了一班和尚在廳上拜懺，就把他夫婦二人的牌位用黃紙寫了，供在居中，以便上祭。這日約摸午牌時分，三位姨太太正穿了素衣上來哭奠。正在哀哀慟哭之時，忽然外面跑進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進來。這人是個瘦長條子，面孔雪白，高眉大眼，儀表甚是不俗。雖是便衣，卻也是藍寧綢袍子，天青緞馬褂，腳下粉底烏靴，看上去很像個做官模樣。家人們見他一直闖了進來，又想攔又不敢攔，便問：「老爺是那裡來的？請旁邊客廳上坐。」那人也不及回答，但見他三步併做兩步，直走至供桌前跪倒，放聲痛哭，哭個不了。一面哭，一面跌腳捶胸，自己口稱：「兒子不孝，不能來送你老人家的終，叫我怎麼對得住你呢！」一面數說，一面還是哭個不了。眾人聽了他的聲音，都為奇怪，暗想：「我們軍門那裡來的這個大兒子？」但是他哭得如此傷心，又不敢疑他是假，只得急急將他勸住，問他「一向在那裡，幾時來到此地？」他擦了擦眼淚，一見有三個穿素的女人，曉得便是三位老姨太太，立刻爬在地下，磕了三個頭，口稱「姨娘」。

行禮起來歸坐，不等眾人開口，他先說道：「我今日來到這裡，我若不把話說明，你們一定要奇怪。我的母親劉氏，原是老人家頭一位姨太太。彼時老人家還在湖南帶兵。有天聽了朋友一句玩話，立時三刻逼我母親出去，一刻不能相容。其時我母親已耽了兩個月的身孕，老人家並沒有曉得。虧得我母家彼時手裡光景還好，便把咱老娘接到長沙同住。後來等我養了下來，很寫過幾封信給老人家，老人家一直置之不理。後來等到我七八歲上，忽然老人家想到沒兒子的苦。不知那位曉得我母子的下落，便在老人家面前點了兩句，聽說老人家著實懊悔。不過此時老人家已經得缺，恐招物議，沒有敢認，然而卻是常常托人帶信，問我們母子光景如何。後來又過了十幾年，老人家已補授提督，我的母親亦去世。其時我已有二十多歲了，好容易找到從前做狼山鎮的黃軍門，曉得他同老人家把兄弟，我就去找他把話說明，托他到老人家跟前替我設法。黃軍門就留我住在他衙門裡；後來又帶我到鎮江，見過老人家一面。彼時正議續娶這一們姨母，原說是沒有兒子的，所以仍舊不敢認。我回家再三托黃軍門替我位置。以後每年總寄兩回銀子給我，每次三百兩，一年六百兩。娶親的那一個，又多寄了一千兩，都是黃軍門轉交的。又過了三四年，黃軍門奉旨到四川督辦軍務，就把我帶了過去。其時我已經保到都司銜候補守備。在四川住了五個年頭，接連同土匪打了兩回勝仗。總算官運還好，一保保到副將銜候補游擊。這個擋口，想不到黃軍門去世。幸虧接手的人很把我看得起，倒分給我四個營頭，叫我統帶進來。幾年家裡的情形，除掉老人家告病及老人家去世，我是知道的。但是相隔好幾千里，又恐怕家裡大娘不肯認我，所以一直連封信都不敢寫。如今是有差使過來，到了漢口，碰見黃軍門的大少爺，才曉得這邊的事。心上惦记著這邊父母同已去世，不曉得家裡是個什麼樣子，所以特地趕過來看看。原來家裡還有三位姨娘，料理家務，那是極好的了。」

這一番話，說得三位姨太太將信將疑。大姨太太年紀最大，曉得舊事，知道張軍門是有這們一位姓劉的姨太太，為了不好趕出去的，後天下落，亦從未見軍門提過，至於兒子，更是毫無影響了。那人見三位姨太太怔住不響，曉得他們見疑，忙從靴子裡取出一搭子信來，一面翻信，一面說道：「我的名字叫國柱，還是那年黃軍門要替我謀保舉，寫信給老人家，叫老人家替我題個名字，後來回信，就題了這『國柱』二字。這裡還有老人家親筆信為憑，不是我可以造得來的。而且我還有一句話要預先剖明：我現在也是四十歲的人了，功名也有了，老婆也娶了，兒子也養了，有現成的差事當著，手裡還混得過，決不要疑心我是想家當來的。」一面又叫跟班的把護書拿來，取出好幾件公事。據他說，全是得保舉的憑據，上頭都有他的名字，翻出來給人瞧。三位姨太太瞧了，亦似懂非懂的。當時大家便問他：「吃飯沒有？」他說：「一到這裡，才落了棧，沒有吃飯就趕了來的。」又說：「我是自己人，不用你們張羅，我也用不著客氣。至於我到此只能耽擱幾天，找和尚拜兩天懺，靈樞停在那裡，你們領我去磕一個頭。事情完了，我就要走的。」

雖然說得如此冠冕，人家總不免疑心。他自己亦懂得，趕忙吃過飯。回到寓處，取出一張五千銀子的銀票來，仍回到公館裡來，托這邊帳房裡替他到莊上去換銀子。銀子換到，馬上交出三百銀，作為拜懺上祭之用。慢慢的又同三位姨太太講到家裡的日子，曉得公中一個錢都沒有，三位姨太太都是自吃自的，便說：「我這回銀子帶的不多，回來先拿五千銀子過來，以備公中之用。至於三位姨太太缺錢使用，等我寫信往四川再匯過來。」人家見他用錢用得如此慷慨，終究狐疑不定。

大姨太太私下便出主意，說：「他倘是真的，而且做了這們大的官，很可以叫他去出出場，到道裡、縣裡去拜望拜望。人家兒子養在外頭，等到大了再回來歸宗的很多，是真是假，等他到頭碰去再說。如是假的，他一定不敢去見。」主意打定，趁空便同他說了。誰知他聽了此言，非但不怕，而且甚喜，說道：「我是老人家的兒子，這些地方極應該去的。雖說兒子養在外頭，長大之後歸宗的很多，但是說出去終不免叫人疑心。我想總求這邊姨太太派個行底下人跟了我同去，等投帖的時候，務先把話說明，人家便不疑心了。等到拜過之後，我還要重新替老人家開吊哩。」

到了第二天，果然張公館裡派了兩名家丁，一名差官，過來伺候少大人拜客。道裡、縣裡、營裡統通是新換的官，自從張軍門過世之後，家裡又沒有人同官場上來往，大眾都不曉得他的底細，更樂得借此蒙混過去。只有幾家土著的老鄉紳，還有往年同張府上來往的幾家舖戶，如錢莊、票號等類，間或有兩家留心到張軍門並無兒子一層。等到家人把話說明，一來事不干己，二來此時張府早經衰敗，久已彼此無涉，因此犯不著前來多事。等到客人拜完，家裡人沒有了疑心，便讓他家裡來往。

齊巧這位蕪湖道是個老古板，因為張軍門從前很有點名聲，因此於這張大少爺來拜時，立刻請見，而且第三天就來回拜。見面之後，問長問短。張國柱並不隱瞞，竟說明自己是「先君棄妾所生。『樹高千丈，葉落歸根。』此時先父母停柩未葬，還有三位庶母光景甚是拮据，說不得都是小侄之事。」又說：「小侄在外頭帶兵幾年，從前先君在日，常常寄錢給小侄使用。如今先君一死，卻再想不到他老人家有許多官虧私虧，以致把家產全數抵完。此事還是從前刁老伯經手，各衙門都有存案，料想老伯是曉得的。如今生養死葬一應大事，無論小侄有錢沒錢，事情總是要做，盡著小侄的力量去辦便了。」

蕪湖道道：「尊大人解組歸來，聽說共有好幾百萬。即使抵掉不少，看來身後之需，或不至過於竭蹶。就是幾位老姨太太手裡，諒想還可過得。再不然，這所房子，亦值得十多萬銀。」國柱道：「無論先君有無遺費，總之，這些事情，在小侄都是義不容辭的。況且病不能侍湯藥，死不能視含殮，已經是不可為子，不可為人，如今再來搜括老人家的遺產，小侄還算個人嗎！所以小侄一回來，先取五千金存在公中，以備各項用度。下去所缺若干，再到四川去匯。莫說公中無錢，就是有了錢，小侄亦決計分文不動。至於賣房子一句話，更非忍言！」一番話竟說得蕪湖道大為佩服，連連夸說：「像世兄這樣天性獨厚，能顧大局，真是難得！」

……」又問：「世兄少年料想讀的書不少？」張國柱回稱：「還是在黃仲節黃軍門叔叔那裡讀過幾年書，經書古文統通讀過。」蕪湖道道：「我猜世兄一定是有學問的，若是沒有讀過書，決計不懂這些大道理。」說完，又連夸獎。自此，張國柱有了蕪湖道認他為張軍門之子，而且異常看重，自然別人更無話說了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